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食貨典
上
(二)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農桑部總論一

越絕書計畝內經列傳敘中

新書農書卷民無害

淮南子主術訓

鹽鐵論力耕通有

白虎通義

梁劉勰新論

大學衍義田里廣集之義

農書卷民無害

食貨典第三十二卷

農桑部總論二

越絕書

計畝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名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滄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若雷波濤濤援而起船夫不

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機船之苦滯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餓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邦頭而皇皇疆弩不發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大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顧後顧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要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勤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丰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

金元冥治北方白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正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木則毀三歲處水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穰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諫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敬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

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貴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邪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恩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糧以收田宅牛馬積餘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衡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伏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糧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

出故糧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聞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收江南七年而會吳也甲貨之戶曰案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案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穠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賈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曰臣聞聖王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天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心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事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雉之士練卒兵率諸侯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

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難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強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救之而人生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穀必親於野視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王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知宿穀之登其明也諸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雄雌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榮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清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繫於珍

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僣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大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藏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惡藏人主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設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祝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象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

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稿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貌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卽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殺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青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新書

魂葬

天下有魂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魂也今有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緩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愈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竄之器日變而起民并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

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懷迫於俗顧其所不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繁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蔽民民必緩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慙慙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隸南畝則民安性勤業而無慙慙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議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誰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愛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固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得貸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聞耳囊項不雨令人寒心一而兩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國不亦晚乎竊伏念之念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倫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領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扶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荷粟多而財有餘何難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患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很顧矣歲惡不入請貸鬻爵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貽危若此而不驚者世末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散其骨故法未畢逼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促使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淮南子

主術訓

夫民之爲生也一人懸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旱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

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提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貪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有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燒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蘇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嚴不掩羣不取腐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學不得布於野網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有不得殺穀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稷虛中則種宿麥中則收斂畜振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贖來遠者其道備矣

鹽鐵論

力耕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之絕凶年惡歲則行幣

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歷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讓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買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之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損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濟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起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謀伯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未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鐵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人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綴得何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虜驢駝駝街尾入塞驛駝驛馬盡為我畜蹕駝孤駝采解文屬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瑤瑁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貢一也商則長許工則致屬內懷關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葉女樂充宮室文綺衣裘故伊尹高逝遊毫而女樂終廢其國今廩鹽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驛駝駝駝不益錦繡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把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股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臆蹠之徒無倚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官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棄美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恤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穢不強者無以掩形難以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

大夫曰燕之涿剡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棠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一周之三川富冠

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設燔聚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皆富偷生好衣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成越中山帶大河集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越之民均貧而寡富夫衛韓梁好本稼穡樵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各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米棺轉戶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滂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米稼不斷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羹鑄金為鉏鋤填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而求珠璣設機陷而求犀象張網羅而求翡翠

罕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從印荷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能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崇益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與服以庸承祿茅茨非先王之制也石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太儉極下此蠶絲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儲蓄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殺貨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墮墮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繫胸南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林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為小以圖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食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旃旃櫨櫨也

白虎通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服祭祭儀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會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事外內婦蠶於北郊禮祭儀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為之桑周棘牆而外閉之者也

貴農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且正晨集振耒陽氣盈土木脈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掘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庫實知禮節故建國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二卷農桑部

者必務田蠶之實業美麗之華以較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較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砂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璽不可以禦寒珠不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蠶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嚴嚴苦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庫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為無害也

大學衍義

田里戚休之實

詩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耨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紼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荷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鵲八月共穫十

月限耕一之日于終取彼孤狸爲公子其

同載續武功言私其穰獻稱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室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薏七月亨葵及菹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芻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紬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擊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縣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室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替稼穡之宮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人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蘇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力里而公宮之役母敢稽成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繼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賢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路爲異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薏葵葵及菹備果蔬

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獲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決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則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歡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糶飯麥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晚霜未釋忍飢挾寒凍皴不可忍則燎草大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塊氣將炎農與以出僮僕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燥蒸百詠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宜苗之苦也晷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耨是力根莖是除肥沙而指爲之戾僮僕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春榆糲饌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陳列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績織紅芳苦穡是而敵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氏人侍經筵因講

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心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虐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試之論最爲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論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仁聖垂意焉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勸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

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牛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迫爾浴於湯未登於場而責逋者押至解絲量穀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債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供而兼倍昔之數百供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數不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孫訟一投追更奄至伏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終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人不容錙銖舍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祇爲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諫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實於殿庭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瞻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種植

凡墾闢荒地春日煖荒夏曰掩青秋曰芟夷崔實四月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振說者云陳根可拔急留強土黑墟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苗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苗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苗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鋤刀引之犁鑊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沽山或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鐵斷去餘有不盡根料當使熟鐵煨成鐵尖縱遇根株不至擊缺妨誤工力或地役廣闊不可偏斷則就斫枝莖覆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碌礮或輕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擇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割殺之葉死不扇便任種蔴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爲熟田矣周禮維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芟之又梓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大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起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蠶細沒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喉蠶則食生費力細則食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二卷農桑部

荒畢以鐵齒鋤過淺種黍稷或脂麻綠豆把勞再徧明年乃中爲穀田今漢河淮額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痛收至盈益倉稍速富者如舊稻陸內開耕畢便撒種直至成熟不須拔秧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歲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闢既久地力有餘苗株豐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也春秋之時後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耒耜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耨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有陰陽寒燠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寒燥無濕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耨青爲上初耕欲深轉耕欲淺管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泥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

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此所謂順天
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壤
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
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
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闢之草生有雨澤
耕重闢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
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
穫刈後畢隨即耕治屢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
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
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為其糞粘堅韌必待其
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
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
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
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
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
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率可少好
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駼言力不及而貪
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者為耨耕而由
莽之其實亦由莽而報予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
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瘠故有不易一易再
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
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
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為
士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
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如此古往
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稱而無由莽

滅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
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
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
道無泥一方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
矣

勢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
若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墾下種也然把
勢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
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
齒鋤鏤縱橫把而勞之把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
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熱軟易鋤省力此用於
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舉則把把畢即抄故不用
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把之欲其土細再犁再把後
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耨耨者與勞相類齊
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重耨夏種欲淺宜置自生
春氣冷生遲不曳耨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
速曳耨遇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不須耨必欲
耨者須待白背濕耨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園極
為平實今人凡下種耨後惟用碌車碾之然執耨
耨者亦須腰繫輕捷曳之使壟土覆種稍深也或耕
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耨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
種用之故附於把勢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
習俗不同故不知用耨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
有不同有用把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把亦
有不知用耨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
使淪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以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
種黍稷麻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濕鬱則不
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
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則收好穗純色者創刈惡之及
有粒而或草或荻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

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把勢把有渠疏之義勞
有蓋磨之功今人呼把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
以名之所以散撥去支平土壤也恒寬鹽鐵論曰茂
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把勢之功不至而
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
耨六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
到土塵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塵土根土不相
著不耐旱有愁死蟲咬乾死諸病耨功到則土細而
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
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縱
橫然後掉犁細耕耕隨勢至地大白背時更耨兩
遍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耨四五遍其地爽潤
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然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
術云耕荒草以鐵齒鏤再耨把之蓋鐵齒鏤已為
之先用把耨鏤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
塊而後用勞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
細不得起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投耨轉丁橫蓋
一遍每耕一遍蓋兩遍最後蓋三遍還縱橫蓋之種
麥地以五月耕三遍種麻地耕五六遍倍蓋之但依
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綠蓋磨數多故
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又曰耕欲廉勞
欲再凡已耕把欲受種之地非勢不可諺曰耕而不

有粒而或草或荻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

有粒而或草或荻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

有粒而或草或荻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

燥種之沱勝之日率馬令就故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好妨等蟲也種或傷濕沱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薑失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浸種如麥飯狀當天早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層令乾明日復澆陰雨則勿澆六七澆曬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水汁澆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蒿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貯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桑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蔣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桑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菜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免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授神契曰黃白土宜

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秈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穫取其熟好堅實無秕不雜穀子曬乾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盛別貯浸之三日澆出納草簾中晴則暴曬沱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沱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浸撒播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時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險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浸種種種種種種之別浸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浸種北方多用種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蹣蹣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碌車隨種種子後循龍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種者穀種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達暑夏最爲耐旱且便於播種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

說文云鋤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鋤鋤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爲良苗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後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爲鋤草故春鋤不用鋤溫六月已後雖鋤亦無嫌又云候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鋤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鋤候未耨老畢報鋤第三鋤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鋤脂麻大豆並鋤兩偏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偏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偏鋤未可全深第二偏惟深是求第三偏較淺於第二偏第四偏又淺於第三偏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撒苗曰鋤第二天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攪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復秀之害稅稗之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遍殺狗爲無嫌也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早耕塊壟苗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實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禮記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購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澆深埋禾苗根下漚毒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潑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耘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澆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揚麻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踢撥泥上草蕪撥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與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壟以代手足工過數倍藝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蕪稗雜其移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

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越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五酒通相犒勞名爲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蓋壤爲急蓋壤者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上爲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敵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養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穢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脚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踐踐便溺成糞平日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勾欄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一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菜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種種七八月犁掩殺之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豎矢熟糞同此江准迤邐用爲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蓋腐爛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噲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澆深埋禾苗根下漚爛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種腐糞敗菜刺雜枯

朽根麥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肥而以糞糞之肥壤瘠之麻糞穀殼皆可與火糞窖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漚澆精熟然後踏糞入泥邊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上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爲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爲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枕般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粟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牆以避風雨飄沒屋中必鑿深地窰以磚壁凡埽除之土燒燃之灰簾揚之糠粃斷棄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種歸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撒之待其苗長又撒以糞之何物不收爲國之家於樹後下深闊鑿一池細澆使不滲洩每春米則聚薯蕷穀殼及腐草敗菜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漚泥澆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芋因以肥

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畫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穢之計也大婦除之限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爲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爲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設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溪塢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塢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涵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筒陰溝渠陂欄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爲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傳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棄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苦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

通翻過又碾一遍起稻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借桿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贅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彭用麥綿彭麥覆於後後龍內龍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田家刈畢捆而束之以十束積而為標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閒解束以旋旋碾穗捷之南方水地多種稻林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刈之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杆多則置之籠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際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踐訖即蒸而沤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黃埤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使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穀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梁林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桑

桑種甚多不可偏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

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齒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纁絲注曰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柞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漬漬大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曬令水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育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根株各從其類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疑穩又必趁時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日身接二日根接三日皮接四日枝接五日髓接六日搭接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接博猶變根莖而為嘉禾易賦賦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舊法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蟲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微也夫民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與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歟

牧牛

古人有臥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饑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為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饑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放牧夜復餵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寒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平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蜀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糞積不足以充其饑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驟之困之瘁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笞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饑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藉也利其力而傷其生鳥獸其為愛養之道哉牛之為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為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則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受之則當離避他所被除疹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勤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

差誤也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農桑部總論二

農桑通訣 孝弟力田篇 地利篇

大學衍義補 重民之事

荆川稗編 耕田新義

農政全書 農本

重農遺教 農事投寄 農論

食貨典第三十三卷

農桑部總論二

農桑通訣

孝弟力田篇

孝弟力田古人易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者田有井黨有序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既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箕缺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已古

古今圖書集成

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疏有禮未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瘠瘠駸駸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况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實諒尚以爲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遺詔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未作之民尚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况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未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情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農人受饑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龍飲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地利篇

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氓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開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畝之別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三卷農桑部

地勢遂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堯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巡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爲十有二州尋復爲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乃命棄曰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耨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爲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爲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壤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梁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今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虛危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轸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遂絕若能自內而外

第六七九冊 之四五 藥

下人匯書卷之五

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而為之種凡養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鹿渴澤用鹿鹹鹵用犴勃壤用狐墮壤用豕強梁用黃豎與用犬此謂占地形色為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浸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矣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農農之所以耕者以時人君所以設為州牧以子養千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闕欲足其食農時不可違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為先而勉之以時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臣按帝舜於咨四岳求奮事功歷帝載之後即首命棄以仍其舊職而後繼之數敘明刑之官則農事在所重而當先可知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於無時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穡之艱難也備嘗其艱難之事而後居於逸樂之地則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穡為人上者曷可縱己之欲以妨農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按文王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然不謂養民而謂之田者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公劉以來咸以稼穡為事而文王尤專心田事即是以為養民之功也

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鎛奄觀鉅艾

臣按此周成王戒農官之詩凡命他官皆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者蓋以農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開國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時其播時百穀之事具有成法尊臣百官容或有不盡知者故於戒飭之際致其深嘆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辭俾其詳考夫先王之成法以為三農之勤相既不可失其時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種以至於收穫無一不循其序凡舊田與夫新田無一不得其宜官則盡其勤相之功民則致其耕治之力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嗚呼先王之世盡心於農事者如此秦漢以來

豈復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綱

臣按我朝學士朱善謂此詩舉成王之諡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綱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於農事也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穫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而已能勿擾之使其得以盡力南畝已為幸矣况求其戒教農官勸相農民勤勤懇懇如是夫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教其時事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典吐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鄭長趣其耕耨耨其女工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叙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

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舊既作無逸以為其君苦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為其君諷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事及其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

一而足或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訛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為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應周公之輔成王陳言以獻忠於上者惟惟以稼穡為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抑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謂之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進然後借民力以終之也古之天子非無人可耕也而必躬為之者豈專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為天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為之帥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修其封疆以防其交爭審端徑術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以相其地勢高下險易燥濕土地各有所宜五穀各有所施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皆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則農民無所疑惑也可引九重之上萬乘之尊猶且躬為之耕則夫閭閻小民豈有不興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為耒耜于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

具曲植籩簋后妃齊戒親東郊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歲既畢夫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操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臣按天子之尊非無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其六宮之粢盛后妃之貴非無可織之人也而必躬蠶以為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誠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將以其身為天下農夫蠶婦之帥先也由是賦畝之間閭閻之下聞其風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貴猶不廢耒耜機杆之業况吾儕小人乎夫然將見田里無不耕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人人有業家家務本自然無遊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給而人足盜息而訟簡民所以為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張栻以為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則又在乎朝廷之上官闈之間其言深至切要所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誠非虛語也伏望明主於燕閒之暇留神垂覽天下人民不勝大願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三十三卷農桑部

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觀土陽章慎盈土氣養時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泰土膏其動勿耜勿渝脉其滿告教乃不種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上其俱動王其祗敬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皆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官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乃行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垅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後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替率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於農稷則備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聖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後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農禮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鎬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臣按詩序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言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疏謂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耘終之是借民者借此句師之徒也漢書註章昭亦以借民力為言臣竊謂帝躬耕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為稱籍謂籍籍也顏師